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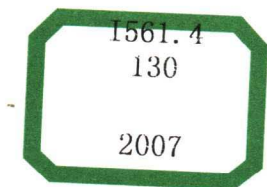
好工作

DAVID LODGE

戴维·洛奇

蒲隆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Nice Work

好工作

DAVID LODGE

戴维·洛奇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好工作/(英)洛奇(Lodge, D.)著;蒲隆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
ISBN 978-7-5327-4139-7

I. 好... II. ①洛...②蒲...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21270号

David Lodge
NICE WORK

NICE WORK by DAVID LODGE

Copyright © 1988 by DAVID LODG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 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好工作	David Lodge	出版统筹 赵武平
Nice Work	戴维·洛奇 著	责任编辑 杨东霞
	蒲隆 译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图字: 09-2004-720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75 插页 2 字数 280,000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4139-7/I·2314

定价: 25.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6135113

作者按语

为了让从未来过这里的读者明白，我也许应当做点说明：卢密奇是一座虚构的城市，有若干虚构的大学和虚构的工厂，居住着虚构的居民。为了小说的需要，它占的正好是伯明翰在所谓的真实世界里所处的地理位置。

我向几位企业经理深表谢忱，尤其是其中一位，因为在这部小说的构思过程中，他们领我参观了他们的工厂和办公室，并耐心地回答了我的一些往往十分天真的问题。

戴·洛

而今勤奋的缪斯在中部地区从天而降，
那些郡我们很可以称之为英格兰的心脏。

德雷顿^①《福地》(乔治·爱略特^②《费
利克斯·霍尔特》卷首语)

“两个国家；两者之间没有交流，没有
同情，他们对彼此的习俗、思想和感情一无
所知，仿佛他们不在一个地区居住，不在一
个星球生活；他们受的不是一种教养，吃的
不是一种食物，守的不是一种规矩……”

“你说的是——”埃格雷蒙特犹豫地
说。

本杰明·迪斯累里^③《西比尔；或，
两个国家》

第一部

诸位，如果认为……我献上的是传奇之类的东西，那就大错而特错了。等的可是柔情、诗意和梦幻？盼的可是激情、刺激和传奇戏剧？那就别异想天开了，还是脚踏实地吧。摆在面前的是实实在在、冷冰冰、硬邦邦的东西，像星期一早晨那样没有一丝浪漫，因为那时候凡是有工作的人一醒来就意识到，他们必须起床去干活。

夏洛蒂·勃朗特《谢莉》引言

一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三日，星期一。维克多·威尔科克斯醒来以后在黑沉沉的卧室里躺着，等着他的石英闹钟呼叫。闹铃设定在六点半。得等多久，他不得而知。弄清楚只不过是举手之劳，他只消把钟摸过来，往上举到视线范围内，按一下照亮数字显示的按钮就行了。但他宁肯不知道。要是现在才六点呢？甚至五点？可能是五点。不管是几点，他再也睡不成二茬觉了。近来这种情况已经成了定规：醒来以后，在黑暗中躺着，一边等闹钟呼叫，一边想着烦心的事。

烦心事像加里的电子游戏上敌人的宇宙飞船向他闪冲过来。他缩头缩脑，躲躲闪闪，最后突然铁下心来，把它们统统干掉。然而冲击是没完没了的：阿韦科的生意，罗林森的生意，生铁的价格，英镑的价位，“铸造轴心”的竞争，他的销售部主任的无能，吹芯机故障连连，清砂车间厕所屡遭破坏，他的部门老板不断施压，上个月的账目，季度预测，年度审核……

为了逃避这种狂轰滥炸，也许甚至为了打一会儿盹，他把身子一扭，侧过来，偎到他老婆暖融融、胖乎乎的身体上，一只手臂搭

在她的腰上。玛乔丽惊动了一下，但由于服过安定，所以依然没有醒来，只是转过来面朝着他。两人的鼻子和脑门撞到了一起；于是突然之间又甩胳膊又蹬腿，荒唐可笑地踢打起来。玛乔丽举起双拳，活像一名拳击手，呻吟了两声，一把将他推开。一件东西从她那面的床边上滑了下去，砰的一声掉到地上。维克知道那是什么，一本名叫《欢度绝经期》的书，那是玛乔丽在减肥俱乐部的一个朋友借给她的。在过去一两个星期，她一直在临睡前躺在床上看，看样子并不太信服，所以不一会儿就睡着了。上床歇息的时候，维克的最后一项活动总是把一本书从玛乔丽没有感觉的手指间拿下来，再把她的胳膊塞到被子下面，然后把她的床头灯关掉，但他昨天夜里准是忽略了头一项任务，要么就是《欢度绝经期》压在床单下面了。

他骨碌一下从玛乔丽身边滚开，玛乔丽这会儿却仰面躺着，轻轻地打起了呼噜。他羡慕她那不省人事的状态，但又无法与她共享。有一回，由于极想睡个通夜觉，他接受了她给的一粒安定，用他平素喝的消夜酒冲下肚去，次日一早，他走路时飘飘忽忽的，活像一个在海底行走的潜水员。脑子迷迷糊糊的，他把英国利兰变速箱的报价弄错了两个百分点。你不该用它就威士忌喝，玛乔丽说。你不可双管齐下。那我就坚持喝威士忌好了，他说。安定效应长一点，她说。我看他妈的也忒长了，他说。多亏了你，我今日一早损失了公司五千镑。啊，是我的不是，对吧？她说，她的下嘴唇开始哆嗦起来。后来，为了哄她不要哭鼻子——只要她不哭，怎么都行——他不得不给她买一套古色古香的黄铜炉具，那是她一心要给起居室配备的，为的是要给那乡野风味的石头壁炉和模仿烧木柴实际燃煤气的壁炉增添一丝真实感。

玛乔丽的鼾声更响了。维克气急败坏地推了她一把。鼾声停了，但令人惊讶的是，她并没有醒。在另外几间屋子里，他的几个孩子也在呼呼大睡。外面，寒风怒号，冲击着屋侧，把树枝刮得东摇西晃，飒飒作响。他觉得自己像一艘沉睡的轮船的船长，独自一人在掌舵，引导他的鼾睡中的船员驶过凶险的大海。他有一种世人皆睡他独醒的感觉。

闹钟唧唧地叫起来。

一时间，由于他身体上的或者神经系统方面的某种意外变化作祟，他感到疲倦，瞌睡，不想离开这暖烘烘的被窝。他用一根指头熟练地把闹钟的催醒按钮一摁，便毫不费事地睡着了。过了五分钟，闹钟又把他叫醒了，它像只机器鸟儿一样，唧唧吱吱叫个不停。维克叹了口气，把钟上的“关闭”键一碰，旋即把他的床头灯拧开（为了不影晌玛乔丽，把光线调得很暗），下床走过厚厚的卧室地毯，走进跟卧室连接的浴室，把连接门关上以后，才把里面的灯打开。

维克小便这项工作需要小心翼翼、准确无误地完成，因为马桶低矮，形状是后头圆前头尖。他倒不怎么喜欢这种偏紫色的连接浴室（“李子色”，房产代理的简介是这么称其色调的），但在两年前他们买这幢房子的时候，那是吸引玛乔丽的几大要素之一——那间浴室，里面有肾脏形的洗手盆、镀金的水龙头和塘坳式浴缸，还有流线型的马桶。而至关重要的是“en suite”^①。我一直想要一间配套设施齐全的浴室，她每每对登门的客人说，给打电话的朋友讲，给门口的推销商谈（他并不感到吃惊），或者对她在街上搭讪的生人说。玛

① 法文，成套的，配套设施齐全的。

乔丽这样不遗余力地把“配套齐全”一词引入她的谈话中，你会以为它是所有语言中最美的词汇。要是有人制造一种名叫配套齐全的香水，她也会洒到身上的。

维克从阴茎上把最后一滴尿水甩掉，留着神儿不要洒到铺得很服帖的粉红色尼龙粗毛地毯上，然后把马桶冲了。这幢房子有四个厕所，全是为维克的老爸着想。四个厕所？第一次看房的时候他说。我没有数错吧？怎么啦，爸？维克打趣说。恐怕我们把四个一起冲时地下水位也会下降吧？不会的。不过要是他们算起用水量来会怎么样，嗯？那你就麻烦了。维克辩解说问题不在于有多少厕所，而在于冲厕所的次数。然而他父亲仍然确信这么多的马桶势必诱人想多小便，因此冲洗过多也就在所难免。

他这话并非没有道理。在伊斯顿的外婆家的房子与邻居背靠背，厕所设在户外。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除非迫不得已，你是不会去上厕所的，尤其在冬天。那时候，他们的房子比起外婆家来，是上了一个台阶，有自己的户内厕所。那是一间逼仄的暗屋，在楼梯平台旁边，总有股难闻的气味，他妈妈给便池里倒多少除垢剂和消毒粉也是白搭。他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印有“挑战者”商标的黄不拉唧的陶瓷马桶，那个上过漆的木制大座圈，屁股坐上去总是暖烘烘的。还有一条长长的链子从高高的水箱上吊下来，端部拴着一个海绵橡皮球，都有点老化了。他上小学时经常便秘，常常坐在那儿练习顶球击球，让那橡皮球在墙上碰来碰去。他妈妈抱怨刷过涂料的墙壁上怎么总有印子。现在他感到自豪的是，他有了四个卫生间——李子色的、鳄梨色的、葵花色的、白色的，统统集中供热。大概也算是一种成功的标志吧。

他踩到浴室的磅秤上。十英石^①二盎司。对一个只有五英尺五英寸半高的男人来说，蛮可以了。有人说——维克无意之中听人说——他是要用咄咄逼人的气势来弥补个头的矮小。嘿，随他们说去吧。要是没有一点咄咄逼人之势，他也不会达到现在这种地位。不过他到底能在这个位置上待多久，那是根本说不准的。维克对着洗手盆上方的镜子皱着眉头，又想起了上个月的账目、季度预测、年度审核……他把热水放到深紫色的盆里，把从喷雾剂瓶里喷出的剃须沫涂到脸上，然后用一把装着“威尔金森之剑”牌刀片的安全剃刀刮起下巴来。维克热衷于买英国货，经常与他的大儿子雷蒙德发生口角，因为儿子更偏爱法国造的一次性塑料剃刀。这并不是他们争论的惟一起因，不是，绝对不是。其实他们难得见面，这就大大减少了他们争执的次数。维克出门上班时雷蒙德总在睡觉，等他下班回家时，雷蒙德又常不在家。

维克把脸颊上的泡沫印子擦掉，用指头摸着那刮光的肌肉，大有自我欣赏的味道。镜子里深棕色的眼睛往回凝视着他。我是谁？

他紧紧抓着洗手盆，身子前倾，靠在交叉支着盆子的双臂上，仔细端详那张方脸——在平直的夹杂着白发的棕色额发下面显得苍白，额上两道垂直的沟纹像一只夹子，把那楞直的鼻子夹住，位置恰到好处；嘴巴像划了一条直线，下巴方方正正。你知道你是谁：全在部门档案上。

威尔科克斯：维克多·尤金。出生日期：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出生地点：英格兰卢密奇的伊斯顿。学历：伊斯顿恩德威尔路

^① stone，英制重量单位，一英石相当于 6.35 公斤。

小学；伊斯顿男子中学；卢密奇高级技术学院。机械工程师协会会员，一九六四年。婚姻状况：已婚（一九六四年，妻：玛乔丽·弗洛伦斯·科尔曼）。子女：雷蒙德（一九六六年生），桑德拉（一九六九年生），加里（一九七二年生）。工作经历：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前卫工程学徒；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前卫工程初级生产工程师；一九六六至一九七〇年，前卫工程高级工程师，一九七〇至一九七四年，前卫工程生产经理；一九七四至一九七八年，刘易斯-阿巴克尔有限公司制造经理；一九七八至一九八〇年，朗科尔铸造公司制造部经理；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五年，朗科尔铸造公司总经理。现任职务：J·普林格尔父子铸造与通用工程公司总经理。

这就是我。

维克对他自己的映像做了个鬼脸，仿佛是说，算了吧，请不要搞什么身份危机。在这个家里总得有人养家糊口。

他抬臂耸肩穿上原先挂在浴室门钩上的晨衣，关掉灯，又轻轻地走进灯光朦胧的卧室。然而玛乔丽已经被抽水马桶的冲水声吵醒了。

“是你？”她睡眼惺忪地说，随后没等回答又接着说，“我马上下来。”

“别急，”维克说。要是他说别打搅就比较老实，因为他更喜欢一大早在无人打扰的情况下在厨房里给自己准备简单的早餐，并享受当天的第一支香烟。不过，玛乔丽觉得他上班以前她得下楼去露个面，尽管只是一种表示。维克认为这有一定意义，也就赞同这种姿态。他自己的妈妈早上总是第一个起床，目送丈夫上班、儿子上学，并把这种习惯一直坚持到去世的那一天。

维克下楼的时候，楼下响起了一种刺耳的电子尖叫声。他的脚踩到楼梯地毯下面的线路垫上触发了防盗报警器；这一定是雷蒙德昨夜在天知道什么时候进来时还记着装上的，真令人惊讶。维克走到前门旁边的控制台前，使劲摁着数字密码，解除警报。他要在十五秒钟做完这件事，否则，那种尖叫就会变成刺耳的惊号，外墙上的警钟就会鸣声大作。这一带的房屋都有这种报警器，维克承认很有必要，因为偷盗的频率越来越高，盗贼的胆子越来越大，不过这套从以前房主手里接过来的系统有磁接触器、红外线扫描仪、压力垫和紧急保险开关，在他看来精密得过了头。他上床休息前要用五分钟左右的时间才能把它设置好，如果要回到楼下取什么东西，就得把它解除，然后全部重新设置。富人穷受罪，有一天维克抱怨这件事时，雷蒙德讥刺道——雷蒙德一面鄙视他父母的富裕，一面继续享受着富裕所带来的舒适和方便，如免费的集中供热的住房，源源不断的热水，免费的洗衣服务，开母亲的车，看电视，看录像，听立体声音响，等等，等等。维克一想起他的大儿子就感到血压陡升，因为儿子四个月前从大学辍学了，从此以后无所事事，这会儿正在楼上，裹在一床羽绒被里蒙头酣睡以消宿酒，浑身上下除了戴一只金耳环外一丝不挂。维克气恼地摇了摇头，以把这种丑态从脑海里甩出去。

他打开通往装有围栏的门廊的内前门，向门垫上膘了一眼——空无一物。报童要来晚了，要么，兴许由于罢工今天就没有报纸。他走进起居室寻找阅读材料时，一台红外扫描仪向他眨巴着愤怒的眼睛。地板和家具上乱扔着残缺不全的《星期日邮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他捡起《泰晤士报》的商业版，拿到厨房里去。趁壶里烧

着水的当儿，他把头版扫了一遍，一条标题引起了他的注意：征税渐无望，劳森算代价。

财务大臣奈杰尔·劳森本周末与他的财务班子举行密会，评估上周利率上扬和失业人数陡增对他的经济战略造成的危险。

还有什么新鲜事儿？

水开了。维克泡了一壶浓茶，把两片白面包放进烘烤机里，然后掀开厨房窗户上的软百叶帘的板条向花园里张望。一个灰蒙蒙的早晨，狂风大作，没有霜。松鼠蹦过草坪，像被风吹着滚动的毛球。喜鹊大摇大摆地在花坛间漫步，贪婪地吞食着他昨天整理园子时翻起来的蛆虫。乌鸦、麻雀、旅鸫，以及别的维克叫不出名的鸟儿，东蹦西跳，谨慎地跟喜鹊们保持一定距离。这些动物在维克的花园里似乎非常安闲自得，尽管这里离市中心只有两英里。不久以前的一个早晨，他看见一只狐狸从这个窗前走过。维克敲了敲窗玻璃。狐狸停下来，回过头把维克瞅了片刻，仿佛说，什么事？然后又不慌不忙地继续赶路；它的大尾巴在身后摇来摆去。维克的印象是，英国的野生动物越来越成街油子了，从乡村往城市迁移，因为城里生活容易些——那里没有陷阱，没有农药，没有猎人，没有运动员，却有不少贮藏丰富的垃圾箱，像玛乔丽那样的家庭主妇们——不是心肠软，就是脑子傻，尽把零七碎八的东西往花园里扔，给动物创造了一些饭堂。自然正在向人类靠拢，而且开始吃救济。